

倔强的村庄

朱国庆

蜷成一条灰绿色带子的野毛溪,蛇一样溜过坝子。

记忆深处,镌刻着这样一幅画面:静谧的村落沐浴在夕阳余晖中,袅袅炊烟在青瓦白墙间流转,勾勒出岁月静好的模样。这恬淡安详的田园牧歌,是九十年代的野毛溪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。

前不久看新闻,了解到城镇化浪潮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写村庄的形态。据《央视新闻》2025年2月24日报道,1985年以来的四十年间,我国自然村数量锐减约150万个,行政村缩减近50万个。再看人口,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2024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39万,其中城镇常住人口增加1083万的同时,乡村常住人口骤减1222万。再看着与我有关的乡村小学。教育部数据显示,2022年全国消失5100所小学,而到2023年,这个数字已攀升至5600所。这些变化的数字,像一块块的石头,叠加在我心上。让我对村庄尤其是对村小的未来充满了担忧。

我现在任教的村小已经逃脱不了撤并的命运,因为它只剩下23名学生。而我以前任教、坐落在野毛溪的青杠园小学呢?

野毛溪村位于铜仁市思南县大坝场镇,从大坝场镇向东,沿蜿蜒的公路行驶22公里即达。

一个周末的早晨,晨雾像一条白色的腰带,柔软地拴在野毛溪村两边的山梁上。嵌在两匹梁子中间一个像摇篮的坝子上的野毛溪村,村东口那棵千年白果(银杏)树矗立出遒劲的姿态,如同一位倔强的老人守望着这片土地。它树皮皴裂,沟壑纵横,枝桠顽强地撑开,像一把伞,撑出晴空里的一片阴凉。而在地下,它的主根如鹰爪死死扣住地层,须根如蛛网,把砂砾缠碎,化作自己的筋骨。蚂蚁和藤曼是它的盟友,在生命的最底层缔结契约,把水分和矿物质一寸寸往上顶,让每一片叶子在阳光下倔强地头颅高昂。

白果树下,藏着半丘歪斜的水田,那是毛家的责任田。三十年前,毛老汉挥着镰刀砍割土坎上的茅草,刀刃撞在树疙瘩上溅起火星。早烟杆在鞋底磕出火星的那一刻,他心里已盘算起放一把火。

茅草燃起时正刮西风,火舌顺着土坎蹿向树干,老树皮被燎得滋滋响,卷成焦黑的卷儿。是乡政府带着村庄的人拎着水桶赶来,踩着发烫的泥地把火扑灭。

如今那片被燎过的树皮早已结痂,新长出的枝桠斜斜地探过毛家的田埂。毛老汉在青杠园小学读五年级的孙子,在树下捡了几片白果叶来做书签,以记录他每天读了多少页。

这棵树早把野毛溪人的拧巴劲刻进了年轮——你跟他较劲,它偏要活得更像样;你护它一分,它便多送一寸浓荫。

照片背景里的小溪就是野毛溪了。它蜷成一条灰绿色带子,蛇一样溜过坝子。看不见头,也看不见尾,却钻进了我的取景框。我在这里工作时,它像没穿鼻环的小水牯,每逢大雨便肆无忌惮地在坝子上撒欢狂奔,所到之处一片狼藉。今年破坏一丘稻田,让村民的心血付诸东流;明年又把李三家的猪圈冲塌,猪仔顺流漂到下游张村。但不管它怎么放肆,总有心疼土地的农民在大雨偃息鼓后去垒被溪水冲垮的田坎。尽管明知明年照样会涨水,一样会冲垮,可他们仍然一年一年照全不误。那些鹅卵石大小不一,田坎也就歪歪扭扭,像针线缝脚

的媳妇给衣服缝的一条边。

而今,村支两委像一位智慧的老农驯服了它的暴戾,因势利导在溪流两边筑起了坚固的堤坝,让它变得低眉顺眼地,水质清澈一改往昔的张狂。即便身处荒芜,也始终固守着永不干涸的梦。

溪水现在乖得像一只被拴住的狗,沿着堤坝涓涓流淌。这让我想起了那些年护送学生的情景,那些让老师们揪心,也让家长们暖心的时刻:放学铃声响后,校门口便聚集起神色凝重的老师。他们手握木棒腿高挽,像墙垛插在年幼的学生中间,引领他们来到河边,然后背上学生,用手中的木棒探着路一步一挪涉过河。一趟,又一趟,直到把学生全部送抵对岸,再叮嘱几句才返回校园。

往前走便是野毛溪村了。

落有致地分布着,造型别致。各家外墙上粉刷着不同颜色的涂料,有的则保留着红砖本色,显得朴实大方。为了抵御公路上的灰尘和噪音,一些房屋还设置了齐人高的围墙,墙头上爬满了常春藤或三角梅,为冷硬的水泥墙面增添了几分生机。所有房屋不管新旧,柱头或墙上都贴有板板正正的对联,已经有些褪色,估计是年关贴的,但却无法阻止它宣告着家的温暖与团圆。小卖部柜台前,一个女童正缠着老人买零食;卫生室里,村卫生员正认真地给村民拿药。不远处,李恒校长已经站在门口朝我挥挥手了。

来之前我和李校长通过电话,都是熟人,寒暄两句便进了他家堂屋。堂屋正中供着香火,虽是新房,却是老风格。一旁的墙上,装饰了一把花灯折扇。

喝着李校长爱人端来的清茶,我开门

学校在村庄最高处,步行三四百米,路两边零星停了几辆小车。我觉得占了公路,又没管住自己的嘴,念叨了一句:“这小车还挺多。”李校长回应:“这不算。前不久清明,都排到那边湾里头,全是来上坟挂青的。鞭炮也响得一整天没停。”

跨过校门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右手的一堵围墙,斑驳的墙面上贴着一张青杠园小学简介,记录着学校自1936年走来的89年风雨。我还记得1989年至1995年的这个阶段,这个地方没有围墙,一棵椴子树桩在下雨过后就发些菌类出来,乳白色的一片挨着一片,学校的老师常把它削去做菜。

隔着一个墙垛,“李进奖学金”的由来及发放情况赫然在目。从2014年开始,11年光阴,李进先生20万元的善意愿野毛溪泪泪的流水流进了山区教师和贫困孩子的心田。

围墙对面营养食堂的墙面也没闲着,密密麻麻的资料里,“佑国公益奖学金”的公告格外醒目——自2022年起,每学期的奖学金高达6600元。

此刻,我的惊讶已化作深深的震撼——一个边远偏僻的山村小学何以能获得如此多资金的垂青?李校长似乎看穿了我的疑惑,轻声解释道:“这李进就是这个村庄的人,上世纪80年代的学生,当年是茅台集团知识产权处的党支部书记兼处长,说真的,这些钱来得挺‘意外’的,听老教师说李进当年才在青杠园小学读两年就随父亲去了沿河,现在居然还没忘记老家学校,说明他不忘本呢。”

略作停顿,又继续道:“这样的热心人可不止他一位。你看这座教学楼,是贵州麒龙地产慷慨捐资25万元修建的,这还要感谢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老校友谢国华先生的牵线搭桥。那片塑胶球场的来历特有意思——内蒙古的爱心人士第一次联系我们时,开口就问‘贵州冬天是不是跟草原一样得穿羽绒服?’结果寄来的样品里,除了操场设计图,还有件带蒙文商标的羽绒服,我穿着给学生上课,袖子长到能当抹布,逗得孩子们笑了一周。高东凯先生的10万元送到学校那天,正好暴雨冲塌了围墙;程万江先生回老家来学校看时,摸着掉漆的门框直皱眉,说‘这门比我老家牛圈门还破’;石登琴女士寄来慰问金后……”听着李校长如数家珍般的讲述,我忽然觉得这些捐助者就像学校的珍藏品,此刻正被一件件展示在阳光下。先前的忧虑不知不觉消散了——在这样肥沃的土壤里,在如此发达的根系滋养下,青杠园小学这棵大树又怎么会轻易倒下呢?

说话间我们来到了办公室。办公室的墙面好风光,奖牌密密麻麻的,在灯光下熠熠生辉。定睛细看,全是围绕教学质量这个中心拿的奖,再数一数,整整29面!一旁的窗台上,摆着个玻璃罐,里面塞满了孩子们写的纸条。李校长笑着说:“都是‘保证书’。”抽出来一看,一张歪歪扭扭写着“我要考出去,回来修学校的门”;一张画着白果树,

旁边写着“等我长大,给它围个铁栏杆”一行字;最旧的一张是2018年杨同学(现清华博士)写的:“谢谢校长教我玉米算题,我会带外面的书回来。”

我情不自禁轻轻感叹一声:“原来如此!”221名学生的困惑在这里已然有了清晰的答案,他们就像白果树昂扬茂密的叶片,因青杠园小学这棵大树的枝干而紧紧相连。

转过身,另一面墙上赫然悬挂着“勤学致远”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——那是李克良先生亲笔题写后用白果木装裱的。笔锋恰似白果树盘根错节的根系,墨迹间流淌的不仅是书法家的功力,更是对一所乡村小学的厚望。

在青杠园小学水灵灵的根系中,现任青杠园小学校长——李恒无疑是最坚韧最充满活力的那一条主根。1997年,彼时已在镇中学站稳脚跟,成为众人眼中“香饽饽”的他,却毅然向组织递上了调回野毛溪青杠园小学的申请。能文能武的他,在镇中学有着优厚的待遇和光明的前途上,可他的目光却投向了家乡那所破旧的村小。面对组织的挽留,他并未动摇,一次又一次诚恳地表达自己的决心。终于在2001年,做了坚定的逆行者,放弃优渥踏上了远边偏僻的青杠园小学,先是协助廖德卫校长,次年8月便扛起了全面主持学校工作的重担。

我曾试着问起他调动的缘由。他嘴角噙着温和笑意,调侃道:“在别人眼里野毛溪是拉屎不生蛆,而在我的眼里却是山清水秀。”这话听着诙谐,却不知这轻描淡写的回答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执着。自从踏进青杠园小学那天起,他就把整颗心都种进了校园。为了推行严格的管理制度,他以身作则:每周日傍晚,别人还在享受周末最后的闲暇,他的身影已出现在校园;周一到周四,他始终坚持以校为家。毕业班的教学任务他主动扛下,教师讲台上下不许摆板凳的规定他带头执行,学生作业必须当日批改的要求他最先做到。晨光熹微时,他永远第一个站在校园前,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每个学生;暮色深沉时,他的脚步声总在走廊轻轻回荡。听值周老师说,他查寝要查到十一点。

这些画面我无缘亲眼得见,但村民和他的同事们都这么说。

他的数学课上,玉米棒子是教具,他撰写的有关数学教学、山村学校管理方面的论文多次在全国各种刊物发表。2018年,从青杠园小学毕业的32名学生中,就有8人考上重点大学,其中杨同学成为村里首位清华博士学子,黎同学也顺利就读北科大博士。消息传来,学生家长自发凑钱做了一块牌匾——上书“白果树前育桃李,獐子岩下铸师魂”。一位正准备出门打工的家长上前握住李校长的手说:“我要出门了,孩子交给您,我放心。”2024年,他编排的花灯节目登上铜仁春晚,让山乡娃的歌声传遍黔东。如今的青杠园小学,课间操是花灯摆手舞,校本课程教唱花灯调,学校被授予“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”;他本人先后获评思南县“园丁奖”、铜仁市“十佳乡村教师”等荣誉。

他守在这儿20多年,一如村村口那棵白果树,他的生命早已与这所乡村小学,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。他的坚守,像老黄牛犁地,一遍遍翻耕着贫瘠的教育土壤;而“李进的奖学金”则像突然落下的春雨,让干涸的田垄冒出了新芽,也正是这份近乎倔强的坚守,让曾经摇摇欲坠的校舍,蜕变成如今挂满29面荣誉奖牌的育人殿堂。

我突然想起来路过时的已经废弃的桐梓园小学,没有国旗,没有人影,只剩野草从窗框里探出头来。而青杠园小学的教室里却贴着学生歪歪扭扭的画,写着少了三点水的“加由”。或许它们的差别就在于:桐梓园的根系已经枯萎;而这里的根,始终有人拼命护着。

走出办公室路过教学楼背后那棵榉树,树上突然传来“哇”的一声。我说:“这老鸹还舍不得走呢。我在的时候就有。”

李校长接过话头:“怕是就一直忘不了这棵榉树。”

迈入校门,我读懂了野毛溪的“倔强”,它从来不是孤勇。而是在变迁中扎根,在风雨里生长。就像那棵千年白果树,它的根越扎越深,枝叶却始终向着阳光伸展;就像野毛溪的水,虽被堤坝驯服,却仍在石缝间寻找自己的流向;就像李校长和他的学校,在时代的大潮中,既守着老根,又发着新芽。

回程的公路在车轮下起伏,想起村里老人常念叨的一句话:“树挪死,人挪活。”野毛溪的人,偏偏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它——有人离开,就有人回来;有人遗忘,就有人铭记。青杠园小学的朗朗书声,花灯戏的悠扬曲调,奖学金背后的拳拳心意,都在证明:真正的村庄,从来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,而是一群人用根须缠住土地的模样。



思南县青杠园小学“李进奖学金”十周年庆暨颁奖典礼。